



唐忠臣錄卷之一



新安

鄭瑄

編纂

者詳

一本元



姚江

胡徵

者詳

者詳

四明

徐維超

校正

校正

上洋

衛庸

刊行

刊行

表

唐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

臣聞

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是

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存亡然後君臣之
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
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
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特少習儒
訓屬逆胡構亂凶害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
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
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反魯
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
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
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帥遷延而不進列郡

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出
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相守
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
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十餘萬賊所
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
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壁
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
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
焉伏以

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裕神武授

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入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宥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

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入鬼惡讎朝廷衣冠沐息累代大 臣將相後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面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終接而城陷此不意使巡

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巡之功大矣古昔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幸其本畝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擄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

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蜀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公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徃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原

之魂猶思初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
無亮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
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親休
明惟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愆或
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
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親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
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於艱難有善
必紀無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立
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傳

唐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傳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
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
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而負
節義或以困扼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是
時揚國忠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
是方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土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
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

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
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
城上潮怒以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
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折諸不意可驚而潰也乘
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
身前驅直薄潮軍却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
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闕潮遂走追之幾獲潮怒復
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
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
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

不報子乃衛妻帑恣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
于通衢為百世笑柰何潮報然去當此時王命不
復通天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
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
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
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
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取益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
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久乃薰人還得笑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入
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賊漸

益兵圍之凡四月賊常數萬巡衆終千萬每戰輒
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
使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
拔衆保寧陵焉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大守許
遠姚閏等合乃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
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
有詔拜巡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
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
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
遠自以才不及巡請稟軍令而居下巡受不辭遠

專治軍糧戰具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
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巡歆棄
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
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
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推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
大笑巡許親鼓之賊潰巡歆射子琦莫能辨因刻
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至是食盡
救兵不至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病傷氣乏巡出愛
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泯哀吾恨不割肌

以笑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享坐者
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
鼠煮鐵膏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
幾何日曰二暮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
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
為將教死戰竟投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
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懷忠
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
多皆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屯臨淮許叔冀
請師不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二十月圍出

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焚靡既見進明日睢
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
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
制進明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
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
之大饗作樂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
已彌月今天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
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
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
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額曰吾破

賊還必燕賀自此夫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
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
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危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
月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面向拜曰孤城絳竭弗
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
俱執衆見之起且哭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
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君嘗戰大呼輒皆裂血面
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子琦怒以刀狹其口蔭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
父死爾乃附賊真犬彘也安得又子琦服其節將

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
留乃以口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
八男死爾不可以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
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
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巡長七天鬚髻每怒
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怠為文章不立藁守
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
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
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
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重

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
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
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每戰必親臨行
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
士處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
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
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
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
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張鎰代進明率四節
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救至十日而廣平王

收東京鎬命舍人蕭昕謀其行以議者或謂巡始
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將隊出再生之路
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翰等謂巡蔽遮
江淮阻賊勢天下不巳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
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霽雲開
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以顏杲卿袁
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太中時圖巡遠霽雲
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互註自逆
劫搆亂巡忠誼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

出竒無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
撓詞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

唐贈荊州大都督許遠傳

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會祿山反
或薦遠於元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
長故巡呼為元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
侵父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
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刻
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臨命嘆曰嗟乎人
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

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
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血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
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恨遠誤國家事詔
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百官議皆以去疾証狀
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
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
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
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未忠烈未有先二人者
事載簡書若曰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
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

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必知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必有處今後而充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唐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霽雲傳

南霽雲魏州人以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從尚衡

擊賊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絃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

唐雷萬春傳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令孤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着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遠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嚴矣萬春將兵方畧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每

巡任之與霄雲鈞贊曰

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墻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
首尾極潰梁宋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
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
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常侍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留
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
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畫節鄭異代著金石刻贊明
原忠與夷齊餓蹠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通鑑所載

先是譙郡太守揚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
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
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
兵千人至雍丘與賈贲合令孤潮引賊精兵攻雍
丘贲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贲衆乃使
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
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
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
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殺之賊不得上時伺

賊原出兵擊之或夜縱所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於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孰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守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

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將士朝之人入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蒿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縱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殺十萬其後復夜縱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趨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

六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
夜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兵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
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
城而已乎

尹子琦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
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
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
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大亂斬賊

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
識乃矧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
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
退還

冬十月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
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
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
士卒同食荼糲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
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
婦人食之既盡雜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

手有所餘終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
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
南霽雲雷萬春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
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
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教步之間勢有同異其
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

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殺之
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自興兵器械甲仗習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
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
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
人無所疑隱隱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
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河南節度使張錫聞睢陽圍急倍道進比錫至
睢陽城已陷三日

五載丙申 玄宗天寶十五載即肅宗至德元載

正月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二月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分註與通鑑所載相同者茲不復贅以取
便利通鑑不載而分註有異者當詳錄之
以備參考餘註倣此

秋七月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分註與通鑑所載大同小異綱目書七月下
通鑑載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有此異
耳餘文皆同

十二月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分註令狐潮李虛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
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教萬人而張
巡衆纒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甄王巨
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
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

後巡遂拔雍立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
太守許遠相合賊將楊朝宗亦至巡遠與戰
晝夜數十合大破賊衆萬餘有詔拜巡為河
南節度副使以將遣使詣魏王巨請空名告
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家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移書索巨巨竟不應

二載丁酉 肅宗皇帝一載

正月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
却之

分註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
歸擅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
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
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
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
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衆氣自倍遠謂巡曰
遠懦不習兵公智勇無濟遠請為公守請公
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饋軍糧脩戰具居中
應接而已戰鬪等書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三月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繫走之

分註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
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
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
巡乃椎牛饗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
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
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
而賊攻圍益急其下云云與通鑑所載相同

秋七月

尹子奇復寇睢陽

分註子奇復繼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
士入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
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聞
遂為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
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敵令虜
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
大木末置鉄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
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鉄簪
盛大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
木貫連鑲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野

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敵登城巡潛燃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賊伏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中作壕以非之士卒死傷之餘纒六百人時許淑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唯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

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盡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達手持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持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十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鄭度使而以許淑冀為之郡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許淑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收

冀所襲也

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裁能
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外冀者直
以事理騰賤聽命可也遲疑與懦忠義不立
豈不辱乎房管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
上而廢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
以兵柄操此以馭人群難乎功業之遂矣
考異曰南霽雲斷指齧指異者當從舊傳
為是

冬十月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分註與通鑑大同小異詳見本傳

毅明曰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
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
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
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耳固不
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列傳所載

李翰擢進士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竭其功
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何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
建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
臣亦不肯於君也自逆胡構亂張巡忠義奮發自
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
賊賊兇醜凡十萬餘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
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
摧鋒陷堅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
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
守死臣切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
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以饜非本情也春秋以功

覆過書赦過宥刑易道惡揚善為國者所用弃教
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然教不以功掩過不
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瑕錄而用弃非所以冀
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
巡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後奮身死
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
巡則魚睢陽無睢陽則魚江淮今陝鄂一戰大軍
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幸江淮以
待陛下既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
公矣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固守以待

按後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
巡身首分裂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塚招魂而華
旌善之義也謹昧死上徇得列于史官死骨不休
帝由是感悟而巡六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歸德州誌書所載

六王廟在州南城上按舊志載六王者張巡許遠
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閻六臣皆疾醫稱之六王
者重其死節而推尊之也南霽雲雷萬春皆巡將
也姚閻東平太守死節故得配二子肅宗至德元
年實天寶十五年春正月安祿山僭號時許遠為

睢陽太守張巡為真源令起兵雍丘討賊雍丘今
杞縣真源今鹿邑賈賁時為單父慰亦起兵三月
賊攻雍丘賈出戰死之巡兼領賈衆禦賊不得攻
大敗之七月賊又圍雍丘巡城中矢盡束草人藪
千枚賊箭數萬以計破賊賊大敗走後賊率馬步
二萬自東平將襲寧陵斷巡後巡乃移軍寧陵與
賊將楊朝宗戰大敗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
明年正月自雍丘起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入睢陽
與許遠共拒却之賊敗走三月賊復寇睢陽巡掩
不備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將步五十騎開

門突出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射尹子奇不識以蒿箭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
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賊乃走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城中食盡士卒消耗賊
累攻巡累却之霽雲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不救
救雲噓指示信以歸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
騎三千人且戰且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
僅得千人入城城中知無助慟哭冬十月賊久圍
睢陽城中人食盡茶紙又盡巡食馬盡羅雀掘鼠
鼠雀既盡巡殺愛妾以饗士卒遠亦殺其奴然後

招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者始議棄
城東走張巡許達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
之去賊必棄勝長驅是無江淮也至是賊登城諸
將亡病不能戰巡而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
一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俱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生致許
達於洛陽死之今見有碑記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

詳審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
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
巡上獲之禍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
成功名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
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
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
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
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未益衆必以其言為信
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不能數日

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後
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
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
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
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
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夫
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
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
遂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死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蓄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種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

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明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懸平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殺持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

于高者大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園中籍大曆
中終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租問巡
遠事不餘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鬣若神嘗見嵩
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
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書
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快以
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他書試以問巡巡應口
誦無疑高後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為文章操筆
手立書未嘗起筆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

居入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巡怒鬚鬣輒張及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
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走或泣巡曰汝勿怖死
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
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
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
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
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宋宋祁公奉勅撰序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

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當盛不吾慮也夷齊非周存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
嘉鐵逆鼎搏入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輒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歆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

丈夫曷九為之彼委靡賴熟偷生自私自利者真畏人也哉

嘉話所載

唐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厲將士賦詩有云裏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詩云門關邊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辭可見矣

唐忠臣錄卷之二

新安鄭瑄編集

姚江胡徵者詳

四明徐維超校正

上海衛庸刊行

封號

前朝封號

真君姓張名巡鄧州南陽人也博通群書通曉陣法開元末擢進士第繇太子通事舍人出

唐忠臣錄

卷之二

清河令更調真源令天寶十五載拜主客郎中
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拜御史中丞年四十
九歲歿贈揚州大都督大中二年置象凌烟閣
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唐封于聖節君通真三
太子 妻申國夫人 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
宋乾德二年封征應護聖使者至和二年封
安大尉元豐三年封嘉應侯致和三年封靈化
侯致和六年封佑順顯靈公宣和七年封妻協
惠夫人烈二字建炎二年封忠靖王紹興十七
年封妻協惠夫人紹興二十二年封忠靖成顯

王隆興元年封忠靖成顯靈佑王乾道七年
忠靖成顯靈佑英濟王景定元年封忠靖景佑
真君元至正元年封護國忠靖成顯景佑真君
至正七年封護國忠靖成顯洪濟景佑真君

祭典

致祭事實

開封府歸德州為陳言事奉奉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劉村承奉
行在禮部正字三百六十九號勘合前事於行
在禮科抄出知州李志

奏看得本州乃唐時
故睢陽郡有協忠
三張巡許遠等戰守死節
內塑張許雷萬春南

霽雲賈賁姚閻
人稱為六王雙廟史書云能

保障江淮自唐宋元以來俱有褒謚祭祀真碑

文有曰雙廟忠義之寄將以啓天下後世忠臣

義士之心又曰天以完節界之以為天下後世

協忠者勸即今未有祭祀本州欲行買辦牲帛

等物歲時致祭緣係前代忠臣如蒙

准言乞

勅賜以祭典庶使已往忠臣之名不泯將來忠義之

士由興等因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稽之史傳張巡

唐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許遠唐睢陽太守

贈荊州大都督南霽雲唐馬軍兵馬使贈揚州

大都督姚閻唐東平太守贈潞州大都督雷萬

春唐守睢陽裨將賈賁唐單父尉監察御史當

安祿山之變賊將史思明等侵犯睢陽其張巡

許遠同心協力率衆戰守保障江淮及力盡城

陷俱能盡忠死節理宜褒祀以為天下後世忠

義勸令議得張巡許遠功蹟尤著宜居正祀其

南霽雲等四人配享欲行行在翰林院撰祭文
所在官司支給官錢買辦牲醴等物每歲春秋
仲月擇日致祭緣係褒勵忠節未敢擅便宣德
元年三月十六日早本部官於左順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本司轉行開封府着落歸德
州當該官吏支給官錢照依開去牲醴品物兩
次買每遇春秋仲月擇日本處長官致祭如儀
行禮仍將用過官錢開報行在戶部知數毋得
因而侵擾承此擬合通行劄付本府轉行歸德
州照依勘合內事理至日務要誠敬蠲潔致祭

毋得褻慢奉此擬合就行帖仰本州文書到日
照依劄付內事理依期致祭施行奉此除遵依
外行准知州李志關所有祭文儀注若不立石
誠恐傳寫年久字或差訛不便准此合行立石
謹誌

宣德九年八月 吉日

祭文

賜祭唐忠臣張巡許遠等文

維其年歲次某 月某朔某日某甲子

皇帝遣歸德州知州某致祭于

唐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公之神

唐睢陽太守贈荊州大都督許公之神

唐馬軍兵馬使贈揚州大都督南公之神

唐東平太守贈潞州大都督姚公之神

唐守睢陽裨將雷公之神

唐單父尉監察御史賈公之神惟

神威稟至性効忠所事捐軀徇節金石其心

炳炳光輝垂休永代君臣之義人道之綱風

化所關表勵宜享爰命有司祇脩常禮英靈

斯在尚其享之

遣祀唐忠臣儀注

前期齋戒二日省牲至日通贊唱執事者就位

執事各司其事通贊唱獻官就位獻官便服入

位通贊贊四拜禮祭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

引獻官詣盥洗所洗訖詣酒罇所執事者各捧

帛爵進于神位前執事者以帛爵進于獻官立

奠獻訖引贊唱讀祝讀祝者立讀訖復位通贊

行亞獻禮禮如行終獻禮禮如通贊贊四拜禮祭通贊

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禮畢

祭祀共一壇

一祭物

羊二 豕一 釧六 饌盤 白帛六 籩

酒 盞十八 黍 稷 籩豆各一

棗 棗 菹 醯 簠簋各一

碑記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

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
乃市賈之相求息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
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起千祀而誕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嗣鬱危肩之都尉
數奇已借控援臂之將車天寶末寇劇憲陵更

突河事 入旋鷗斗極之亡地圯積狐猩之穴
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美膏委節
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
懸合訂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干
里不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
蹙見默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郡校同強入
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保江淮之
臣度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
捕斬要渡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踧動而彌堅

虜騎雖強頓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志
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
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
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
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
亮公乃濯馬濟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
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騁待之公曰齊邑父子
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敢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
情無之之賦身離楚野夜傷帶劍之辭至德二

年十月以陷遇害無傳之嘆息有周苛之
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辭痛滅洪之同
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
州大都督定公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
華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
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
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興
徵印綬於漢儀王敵以先寵錫斯偕於戲睢陽
之事不惟以能先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方於東南而去偕於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
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
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審
雲字稟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
賜緋魚袋歷剌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
懼祠字久遠德音不形頽蹶堅石假詞記美惟
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
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
乎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
千祀也夫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故託

洛陽... 思鄉之夢儻亦麒麟閣中即圖之詞
可繼筮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
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
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
群凶言氣彌盛長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睢陽
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击穴
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
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驅
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壘壁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滅西應孤城既拔渠魁

受戮雷震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
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馬勳烈孰與齊躅天子
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
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
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澨萬古英風
重建睢陽雙廟記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尚書省叅知政事
東平徐琰撰

歸德總管府經歷侯玘書篆

唐張文死節廟食睢陽以南霽雲配世稱雙廟

者是也歷代贈官皆至州大都督既而增祀賈
賁雷萬春復稱五王廟宋大觀中賜爵侯謚巡
忠烈遠忠義霽雲忠壯賁忠濟萬春忠勇而表
其廟曰協忠紹興中因蓋官有忠義侯廟詔許
增祀如睢陽又合東平太守姚闓以配並賜爵
上公其於褒忠勵節至矣睢陽廟舊在城南七
里所金末河南被兵蕩燬無子遺邑之耆老相
與謀欲構故基以祀張許前後數十年不潰于
成至元二十有六年主簿柴鼎武率里人之好
事者以為城南去人烟遠香火不便卜地於睢

陽城中面照碧堂而為之祠介前歸德府判監
察御史王茂來問古稱雙廟張許而已既以南
配又增賈雷徃制如此今襲而復之於義何如
仍乞文以記余謂自古當大患難五大名節要
非一手足之所能致奔走先後品量巨細人人
殊而趨事赴功之心捐軀報國之志則一而已
祀此遺彼後何以勸况二公孤危之際嘗設割
肌以啖衆分所愛之肉以饗士同甘苦齊死生
之意為何若尸而祝之薦裸寅潔未敢乘享風
馬雲車其必景從上下四方也無疑遠稽唐文

近世宋禮俾有位而得祀者咸秩焉崇祿武之
舉不為過嗚呼事有不切身而興懷人有不同
時而共憤是可觀也已余義之而有感焉睢陽
死節三十六人史稱寧陵之功別將二十有五
皆後巡死難而姓名之可見者僅二十有一祀
又弗及今祀于廟者終六他所遺落者亦多矣
或曰忠臣義士知盡吾忠義而已生而心不無
白於時死而名不得聞于後者何限謂封侯廟
食足以待天下之忠臣義士則否余曰是忠臣
義士之心也有天下國家而為是言則非所以

訓故雙廟忠義之寄也將以啓天下忠臣義士
之心也錄張許而不盡見諸將固為唐之史氏
惜脩典祀而不敢遺教公余猶為天下國家幸
舉不祀不足為諸公毫末重輕而增一祀則於
天典民彝千鈞也嗚呼是役也有足書者而余
有感焉歐陽公錄死節五代僅得三人其難如
此世變日下安得搜五百代之廢簡而盡利睢
陽死節者哉至元二十八年四月吉日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吉日立石

黃憲協忠廟記

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

侍講兼脩

國史吉水羅汝敬撰

士之致身當時以能廟食百世使人不忘者必
其行義足以勵俗智謀足以尊主庶民也若歸
德州之協忠廟祀者其庶幾乎歸德唐之睢陽
郡為江淮保障為關陝喉衿安史扇妖河北州
郡悉皆霍靡惟真源令張公巡以其仗節之衆
赴郡守許公遠相與力保孤城以遏賊鋒蓋以
睢陽存關陝可固東南可保而中興事績可圖

也方此之時控弦之羯累十萬而睢陽疲卒無
數千孰不以城破猶反掌况望其能匡復唐室
者乎二公同心同力奮不顧身城存與存城亡
與亡於是疊出奇計以沮亂畧雖力殫城陷身
斃逆錄而中興之業寔基於此報功以祀宜哉
或曰二公之功固偉矣第剪滅亡虜在二公既
死之後再造唐室郭李輩百戰之餘為可惜耳
噫是豈足與論成敗之數邪夫中興之功非成
於功成之日逆賊之破非破於俘馘之時向使
睢陽失折衝之機則胡騎長驅東南板蕩而國

用資宮廬衣纓變旌弁彼四節度者且不能取
睢陽郭李雖萬又安能亮復兩京以廓李寰宇
哉矧二公既死救始至殆天以完節畀之以為
天下後世協忠者勸不然州人之慕之久而不
忘有如是夫夫祀以報之誠宜也同是二公之
難時則有若名將南霁雲雷萬春城父令姚閔
單父尉賈贛皆一時人傑知有二公之命而不
知有其身者故得各以其功配享廟舊在城南
七里許至元間以兵燹火之餘廟無孑遺去城遠
遠不復香火主簿柴琳武乃卜地移置南城上

州人又間以禱祈未便告按察僉事劉君咸州
守李君志指揮使趙君勝偕僚屬以下乃相吉
地州治東率諸好事者捐俸貲以徙烏鳩工營
建廟屋為殿者三間為廡者東西各稱是為門
屋者一間外門一座皆像神儀于其中周為繚
垣對樹嘉木而以翰林朱君孔易大書協忠廟
字完飾宏敞輪奐一新足稱神禱而便瞻仰矣
既落成郡人鴻臚卿徐君永達撰文以志顛末
嗟夫二公之忠誠在天地二公之勛名在史官
所不必書若夫所以尊主庇民而砥礪名教者

固不可逃也姑著之麗牲之石如此且系之詩
碑祀者歌焉詩曰在昔阿萃機禍克唐室有半
淪羶風孽狐狂猥騰妖蹤二十四郡誰其雄人
豪挺特張許公一德比義嬰孤墉斬梟誠獲摧
逆鋒力幹綱紀天無功宗功報德元祀同城頭
雙廟稟典崇適來彼吉州洛東靈耀益振秩益
隆民康物阜年屢豐景既攸萃昭精忠翠珉有
刻垂無窮

詩

夜聞笛

張中丞

岩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
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
聞橫笛音

守睢陽

張中丞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倖月暈分守效
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裏瘡猶出戰歎
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入報天
子心計歆何施

唐忠臣錄卷之二終

唐忠臣錄卷之三

新安鄭瑄 編集

姚江胡徵 看詳

四明徐維超 校正

詞
卷

沁園春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
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雖陽愛君許

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撫百鍊
之鋼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之微一場使營
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古廟幽
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嘉祥
通此仔細思量

賦

皇明

吊雙廟賦有序

秦和劉咸

河南金憲

歸德古睢陽郡實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之
地也舊有廟遠在南城之上歲久荒落今年冬

余行部過之民以香火不便告因率郡中官
屬各捐俸資移新廟于州治之東既落成遂
作賦以吊之其詞曰

佩憲符以行部兮攬予轡于睢陽憶將軍之六
節兮漁予涕之浪兮伊昔唐之再造兮時及
乎天寶耿胡郿之猖獗兮幸逞兇而肆暴帝倉
猝以出幸兮孰監國而撫軍何靈武之亟兮
乃遺親而後君相畿甸之環列兮郡二十其有
四紛僭爵與析圭兮曾何人以舉義偉將軍之
絕俗兮荒扼腕而撫膺誓首疆兮義國兮帝興

勇而俱生亦彼狂之衆多兮紛叫腹而旁于難
突圍以力戰兮曾何足以禦侮矢摧敗而日盡
兮士逞之真烏施束芻備以收用兮所以試吾
策之奇妾告急於臨淮子悵邈焉其帝顧蓋指
以以淋漓兮竟於吾事何補飪茶猪以為饌兮
招鼠雀以為饕彼婦人於老弱兮寧獲元而見
留何寵姬與幸僕兮亦奔如咳唾念飢卒又起
羸兮諒割愛亦不為過吾豈不能弃城而遁兮
又豈不能掉尾而乞憐顧江淮之浩渺兮保障
失其為全生既不能以成功兮死猶冀為厲鬼

苟精神之不昧兮尚陰圖以正其罪西向拜而
頌首兮憤仰天而號呼甘舍生以就斃兮濺頭
血之模糊自將軍之云逝兮世幾罹乎凶變縮
將軍之遺烈兮奚寒之而弗見人固不免於一
死兮幸得所之為難苟以義而見錄兮誠有重
於泰山使將軍之在當日兮或甘心而降虜雖
富貴於一朝兮祈安能留芳於千古蹇子生之
遲暝兮仰高風之有年悼忠魂之不作兮聊抒
意乎斯篇

文

謁協忠廟文

德興孫原貞

河南右叅政

歷睢陽以周覽兮訪忠臣之遺踪慨城郭之如
故兮儼廟之攸崇想開元與天寶兮何後汚而
前隆原君心之致寇兮惟聲色之事穠賜金錢
於專寵兮養胡雛於後宮指赤心於胡腹兮信
妖孽之彌縫偉曲江之誠鑒兮豈夷甫之攸同
養於荒以遺患兮曾不懲夫夷戎震金鼓於范
陽兮聲征徼於宸聰播六龍於巴蜀兮夏失馭
之冲之擅萬乘於靈武兮亦繼統之忽之邈幽
并之失守兮阻殺函之不通何一人之不悟兮

致天下之恟之顧逆勢之方張兮咸畏賊之銳
鋒維二公之憤忠兮舉義兵以相從擁數萬之
弱卒兮守要地之孤墉禦破竹之勢兮期沮折
其長衝論天道與人倫兮俾從逆之懷惇料衆
寡之莫敵兮時出奇而一攻或擊賊之不備兮
爰突入其營中庶保障於淮西兮捷聲援於關
東柰糧道之阻絕兮苦餽餉之無供盡茶紙與
雀鼠兮達老稚之一空愛已割於寵妾兮恩莫
保於家僮咳麾下以肝膽兮諒飢腸之難充素
無心以徇國兮誰復顧於厥功終援兵之不至

兮方已竭於器癘聖行在而再拜兮吐詞氣之
如虹生莫能於全城兮死為厲鬼以除兇孽秋
霜於志節兮皎白日於心胸蓋非出於二目十
行之力兮神深有得於上帝所降之衷遠夫蕩
腥羶以疵迹兮清河朔以銷鋒暨鑾輿之反正
兮其亦追悔而旌忠微二公之阻逆兮則郭李
諸將未易成收復之功嗚呼觀危石兮驚湍識
勁草兮飄風全偏將兮一節次謚爵兮同封雖
世代兮更變遇春秋兮潔豐以死勤事兮人臣
之節以禮嚴祀兮人心之公俎葵藿以為羞兮

傾陽觴河水以醴兮朝宗或薄奠兮仰神明之
如在杼素懷兮愧予詞之匪工人之敬兮神之
靈兮與天地而長終

詩

元

韓鏞

有唐忠烈獨張公保障江淮大有功而食千年
昭祀典肯同淫鬼長巫風

又

將軍英毅在人間凜凜巍巍重泰山堪怒庸頑
齊厲鬼罔靈聞此之開顏

右伯臯云楚人城而越人鬼故番郡多淫祠
獨張睢陽中丞之廟宜存餘悉燬之故作是
詩以釋倍疑焉

皇明

東吳顧祿

胡塵蔽天天為昏
漁陽突騎如雲屯
潼關一破勢莫遏
萬乘夜出延秋門
當時列郡無男子
拜降乞伏爭趨奔
維公獨能奮大義
西望峨眉憂至尊
領兵哭廟守孤境
視賊已歆胸中吞
江淮保障身所任
裹瘡百戰酬君恩
忠心昭昭耿日月
壯氣凜凜摩乾坤
可憐力盡援兵絕
血書無

虞覽天閣間立雖亡事何及
賀蘭不斬寃誰
朝廷尚幸錄死節
褒功贈爵如生存
睢陽城下見遺廟
丹碧晃耀明朝暎
客行下馬酌卮酒
彷彿想吾歸來魂

又

高啓

維昔天寶末
君王寵奸虜
雄邊委倭兵
遺患同
養虎叛聞遠
西幸骨肉棄
榛莽河北二十州
義士誰禦侮
兩公起擔衆
慟哭告玄祖
橫身遏其衝
江淮保安土
孤城無全謀
百戰霜月苦
力窮後下乘
盡虛罵益怒
殘兵日飢疲
秋風仆旗鼓

男兒不生降一死忘今古故鄉有遺廟倍榮巫
屢舞丹青網塵中爽氣猶可覩嗟今屬喪亂戎
馬正旁午臨危肯捐軀如今未多數獨立為悲
傷斜陽下寒楚

又

保障江淮志尔忠曾看唐史識英雄堅城已竭
生前力殺賊猶期死後功廟爵幾朝追武烈居
民千載仰仁風當時百戰雖艱苦贏得流芳宇
宙中

揚州古廟

柳陽曹建 河南金憲

二疾協力守封疆一片丹心日月光
秋想成功安社稷豈知無計脫睢陽
烟塵劍戟空千載風雨旌旗暗八荒
獨有精靈存廟食令人吊罷淚淋浪

正統乙丑冬予按部歸德歸德古睢陽郡
唐忠臣張許二公廟在焉謁拜餘輒賦七
言律以寓感慨之懷越今歲丙寅之秋予
臨其郡政暇乃撥其事實願未作但歌一
章書置傳後俾觀者知所激勵云同前
孤墉橫枕大河側浪郭茫茫波影白屹然重鎮

梁衛間屏障江淮控南北繫昔唐綱解紐時百
萬雄戎起胡羯諸郡請降王城推遍地干戈橫
流血桓桓張許文且武臨危受命秉鉞鉞斬梟
馘獍拒逆鋒大小戰爭踰數百以弱敵強露肝
膽出奇取勝畫謀策矢心直敵固睢陽睢陽可
保城可克牽制首尾春迄冬柰何困空糧道絕
羅雀掘鼠鎧弩烹饗士殺奴割愛妾日望援兵
竟不來堅壁長歌徒激烈妖氛益圍赤熾連陣
雲蔽天白晝黑須臾城陷勢莫支三十六人同
死誓誓為厲鬼報何速未旬大渠果殄滅萬代

虹光照汗青

君臣大義由昭晰

聖世旌崇嚴廟享生氣英英寓歸德夷齊已矣三仁
遠千載雖曠應同軌我未吊古發悲歌拔劍起
舞風騷屑寄言將來厄難臣視茲精忠當是則

又

縉雲李棠 刑部員外郎

逆豎亂天紀中原昔沸糜列郡二十四伊誰守
孤危桓桓張許公奮起睢水涓袂喉扼梁汴著
維保淮畿大小戰數百賊勢常紛披矢盡取之
虜食盡烹愛姬困迫無此比銳氣長不衰賀蘭

生不救力屈莫我支但知國有君寧知身有君
只知死可守那知生可為罵賊念君文至死不
絕詞匪獨二公忠亦有賢偏裨萬春信烈士南
八真男兒同時俱被執視死猶視歸靈武既內
禪褒旌先及之廟貌嚴饗祀英風凜雄姿古未
誰無死公死有餘輝食祿誰非臣臣道公不虧
至今勸義士感激切心脾豈無偷生輩內顧自
忸怩猗歟二公賢不獨濟當時悠悠千載下三
綱賴扶持

人

臨川聶大年

甲子科河南同考

閏七月廿日余以公事來

汴藩道出歸德謁

協忠廟拜

巡許諸公像輒賦長句書置壁間使讀者
興起其忠義之氣於名教豈無小補云

睢陽城中箭如雨百戰疲兵食茶紙將軍力盡
孤城危三十六人同日死當時男八真男兒嗷
指出血空淋漓賀蘭擁兵坐不救肯與社稷同
安危諸君赤心思報國慷慨殺身全大節死為
厲鬼亦何雄誓歆後讐終滅賊堂堂廟貌宋州

城歲時躬蠶通精誠

皇天后土鑒忠義萬古千年垂令名悲風蕭蕭撼庭
樹讀罷穹碑毛髮豎方

今六合久清寧不辨魚麗分守處

又

柳陽高信 河南左參議

逆虜當年犯玉京將軍戮力守孤城囊中矢盡
猶交戰庾裏糧無尚勒兵忠節秋霜同皎潔勳
猷嵩嶽並崢嶸巍巍廟貌垂千古奠罷令人景
感情

又

右青徐弼 河南右參議

何事原綱久不競逆胡流毒禍斯民二侯全節
千年史四百孤城百戰身殺賊既當為厲死論
功端可配元臣樂回按部經遺痛我淚含哀為
藻巔

又

潮陽立俊 山東憲副

睢陽雙廟譽無窮完節天教付二公英魄若遲
三日死簡書那載萬年忠孤城力障江淮難百
戰心成李郭功耿耿忠貞誰得似古今青史見
褒崇

又

吉水劉清 河南憲憲

將軍浩氣塞乾坤百戰寧甘血刃痕罵賊但知
金大節愛君直欲復中原敵霸烈日勲猶著義
膽忠肝死若存天寶年來多事急空憐黎庶想
開元

淮南湯節

德會漕運右參將

將軍豪氣薄雲天報

國丹心老愈堅豈料腥羶窺白日竟留忠節照清淵
勲名烜赫超前烈廟貌巍巍勝昔年千石同心
念有幾至今遺像在凌煙

人

上洋衛庸

德州知州

逆虜逆天亂似蜂將軍報

國用奇功累瘡戮力寧辭死割愛充飢要盡忠一片
丹心明日月千年清節凜霜風至今廟宇畫形
像

勅賜睢陽祀不窮

又

邵陵徐明善

鈞州知州

天寶三郎昏妖環為睡孽野鹿欲啣花漁陽鼓
聲徹胡塵蔽空來翠華發西轍獨公起真源倡
彼許遠烈慟哭玄元廟聞者皆中熱保障紅維
衝睢陽詎容輟勇斥令狐奸雄吐常山舌萬春

窺虜機抵鏃毋債憂百戰當矢石糗糧日已絕
累瘡夜登陴誓與賊俱滅求援拯潰圍賀蘭方
助禁南八斲指忿仰射浮圖杰勅死同一心貞
剛豈少蕭嗟嗟安史傳寔乃天殛列三日援兵
至慶緒亦車裂天留中丞操千古表忠節

又

莆田郭爵

歸德州學正

六將懷忠事所天同心戮力志貞堅謀推逆虜
威驅電畧衛皇唐氣塞淵嘉義關風垂百世
聖朝廡祀享千年當時像閣旌何節割愛防胡萬竈
煙

又

姚江胡繼州學訓導

六王同憤氣如虹保障江淮克盡忠報

國一心祛羶虜捐軀百戰奮英雄靈祠落葉秋風裏
談壘鳴鴉夕照中千古睢陽遺跡在激昂節
播高風

又

睢陽李文 致任教諭

有唐阿摩起胡戎張許同輸報

國忠保障江淮伸大義喉衿關陝著奇功裏瘡出陣
心何苦飲血登陴氣尚雄更有偏裨能盡節睢
陽廟食振英風

又

宣聖六十世嫡孫承慶

志節秋霜肅肝腸
鉄石堅擊天心未展填海
恨難捐許遠情何極
張巡義可憐凜然生氣
在千載照遺編

古汴徐顥

睢陽獲之溢胡塵誰識
涂宮構禍因曆數不移
歸聖主奸雄雖叛本
王臣氣終罵賊猶存口食
盡登城豈顧身留得空山
遺廟在九原忠憤幾
時伸

華容董廷圭御史

羯奴鞞鼓動漁陽
曾捍孤城抗劇強
矢盡刻高
充戰具囊空羅雀助
兵糧丹心貫日綱
常賴勁
氣凌霜草木凋
悵古祠遺像在
幾人下馬奠
薇漿

匹馬雍丘強着鞭誓天為國掃腥羶身驅市井
千餘衆勇奪英雄百戰摧西北賊悉函谷險東
南民仗太行今當時再造家邦績誰謂汾陽得
自專

吊許遠太守

誰似睢陽太守賢臨危九死節彌堅身同張令
甘塗地義與胡兒不共天百世芳名昭信史千
年遺像托凌烟不知擁衆傍觀客當日何顏會
九泉

湖湘揚茂漕運總兵官

小敵之臣大敵擒金湯非粟勢難存雲霄指蓋
雖驚坐賀賊心奸故絕援二將捐軀圖報國三
軍戰血誓忘尤古今忠節稱巡遠誰悼充糧死
義魂

穎水郭昇工部主事

天寶君王重女色周鼎摩挲輕一葉錦綉小兒
思塞酥羯鼓聲中歌吹咽漁陽缺騎破山來虜
氣腥膻漢宮闕鸞輿遠播九廟驚焉菟坡濺揚
妃血當時猛將望風降誰負綱常為君切睢陽
太守真源令將畧堂々今古絕撐住東南半面

天運籌夜坐孤城月裏瘡出戰四百餘志欲吞
胡昔俱裂矢盡糧空勢已窮享士割息烹愛妾
援兵不至將奈何坐使擎天雙柱折西風回首
賊奴亡天與英雄全六節二公一死重於山青
史芳名終不滅至今古廟祀睢陽令人千載泣
忠烈

疾傑

動搖神器賊縱橫共守孤城望太平千敗渠魁
山嶽撼萬摧強敵鬼神驚精誠惟欲扶宗社勁
氣何計死生血食無窮天有報英雄千古仰

百名

高郵王震進士

谿龍初賜金盆浴一朝化作嘶花鹿銅頭夜走
漁陽塵聲鼓聲中萬民哭翠華狼狽幸西川雨
霖鈴曲聲凄然委身報國丈夫事肯令華夏污
腥羶睢陽張許人中傑共守孤城盡臣節羸瘠
出戰氣喘喘飲血登陣心激烈直欲保障東南
安不恤睢民血未乾陰風盡捲陣雲黑殺氣且
薄江聲寒愛姬肉盡亦不飽援兵坐視英雄老
四百餘戰空飢羸三十六人妻財腦精忠大義

死猶生名與日月齊光燦

聖朝祀典重褒卹廟前老柏萬年青

睢陽謁唐忠臣廟

吳伯通

河南按察司
僉事吳學

忠臣正氣塞天地大節奇功在國家一是一非
今已定秋霜烈日言何加孤城跡與山河改雙
廟名存歲月遐萬世人心亦仁義誰過此地不
歎嗟

睢陽讀忠臣錄書其後有序

玄元皇帝廟中哭一舉三千義所同屏蔽東南
存社稷功成郭李賴英雄食人待援心非忍為

三指志本忠今古文章韓吏部是非如鑑對
秋空

又

一城堅守屢瀕危豪傑當年志有期三十六人
生亦顯百千萬賊死何疑是非今古無勞問忠
義乾坤久共知若語才堪王者佐臥龍猶道示
優為

又

祿兒一動六龍馳勳哭真源振義旗殺賊盡立
非怯懦斬兵睢水出神奇力窮雖死心猶遠

至如生節豈虧不獨賀蘭終未滅英雄今古言
餘悲

睢陽今為歸德州有唐忠臣廟又有忠臣
錄錄六臣死節事顛末甚悉而古今
詩賦咸附焉予按行至州既謁廟索碑
之感而有詩書諸錄後叙之曰張中丞忠
信人也方識絕人又輔之以博學善記使
其不死而得寵任且有三十六人之忠壯
義勇為之用必能破賊以收摧陷廓清之
功先郭李節既備而功尤茂矣必死而

後顯哉守一城捍天下不幸援至之遲而死
然天下為之不亡其功亦無愧於生矣當
時有罪其食人者固為不知其心而史氏
以其死在救未至之前三日謂為天以全
節畀之豈以巡等救至不死而節虧耶是
亦未為知巡者也惟李翰作傳辨其食人
饜骸非本心而推其忠烈可與古人並其
言信矣惜不為遠作傳而於霽雲事有遺
韓文公序其後以補其闕然後巡遠之心
始白而其功始著于天下論巡遠者定於

是定焉。近世作詩者乃曰英魄若遲三日
死芳名那得萬年留。則又因史氏之意而
失之遠矣。吾同年進士侍御鄭君從儉駁
之以為幸其官名而遂幸其速死可乎。嗚
呼。留名豈中丞志乎。從儉於是乎其見遠
出乎昔人矣。至其自為說則又表其忠信
應難敵一語而出之曰忠信天德也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遂謂中丞不死必能堯舜
其君民則其意尤出昔人遠甚。然愚則以
為忠信為類亦有異焉。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夫子病其好學不如己。此忠信出於天
資者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此則
從事大學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脩者
是謂天德乃王道之本。所以能堯舜君民
者也。中丞之學其果已有得於是乎。未邪。
昔程子論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其
言曰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聖人則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中丞之學
於孔明何如邪。若曰以中丞忠信之心得

聞大學之道以充之雖以充舜其君民可也則至論矣愚於忠臣豈敢復有妄議特以從後之言似有可高確者故云以質諸知言者焉

皇明弘治二年歲在己酉冬蜀人吳伯通識

其五

夜臣形相九齡知秦養遺骸一似兒只道祿山
眼孔大原未幾視便興師

其六

金錢得賜浴蘭湯寵幸驕胡一旦忘豈料難陽
二三子東南保障為明皇

其七

六鹿星馳九廟荒唐家再造佛汾陽若
高在士血刃應須到楚襄

其八

鷄犬為鳥起腥風
後鬼包羞向
抗勅敵故教靈武立奇功

六九

漁陽黠虜擁旌幢
一使終令紫山江悔却九齡
言不用不知名將尚遺雙

其十

史氏欺孤安氏危
刈管斬草影相隨也知天道
人倫誦解小為驕百萬師

廣陽後學車重拜題

廣陽謁唐忠宣廟

陳嵩

河南按察司僉事

一曲霓裳海宇塵
協志惟遠與張巡
築臺募士思平虜
割愛分飢恥屈身
萬里江淮資保障
百年事業著麒麟
我來按治經祠下
凜冽英風襲人

又

六王祠廟郡城隈
人世興亡更幾迴
枯木寒鴉空日暮
斷碑殘碣半莓苔
六瘦食盡生無計
義膽忠肝死不回
韓柳文章昭簡冊
古今千載有餘哀

雜興懷古十詠

歸德舊為睢陽故壘唐名將張巡許遠當
據此城鋒甚銳之時能守孤城歷飢疫忠
義愈激而強寇亦為之挫衄論者謂保障
江淮肅宗恢復唐室有賴焉廟祀有年舊
在城隍今復城內為協忠廟是也周武十
絕景仰先哲因以勸忠而自警云云
弘治庚戌之秋後重陽日也

其一

拜塵二十四藩臣可笑脂膏便失身只有睢陽

不巧幾常山太守兩三人

其二

胡馬東來緊駕車西竄臣狼顧怯鳴擊若非巡遠
撐持力爭得安眠聽蜀鷄

其三

大盜儀成整子謀天公假手強強胡若教地下
聞雙廟應悔當年過諂諛

其四

羊毛咬紙無所勝誰似將軍知有唐見說關中
太守用解後代事身先不

張許祠

安性上錄人南京兵部郎中

古廟黃河畔高名白日無圓嚴紆遠策援絕抱
長飢萬里無烽火孤城有戰旗片言生死決南
八是男兒

又

燕罷昆明月胡塵拂袞袍江淮無保障宙宙亦
腥臊歌伏平生義寧辭百戰勞風霜臣節苦端
的是人豪

又

危途無善畧到此任須真劍血為臣分金瘡報

主身昏風吹劫火塵焰起胡塵一自巢封後懸
知女禍頻

又

驕胡提一劍連堞望塵空晉冀雖無北淮徐却
有東萬師行住際千口是非中韓李遺文在深
知朔運功

又

殘城百戰後燈火隔牆稀片月空西照屯雲盡
北飛時危誰補袞國破獨沾衣榛莽迷深巷雙
旗閃夕暉

又

天地英雄氣遺晉萬古看金刀分愛肉白日照
忠肝四海征求盡孤城戰守難死生皆有處誰
得似君安

又

虜騎傾殘堞連村列地營幾多星散卒千萬日
滋兵毫邑能開造胡首敢抗衡兩公何似者端
不豎降旌

又

牝晨司禍劇強鎮擁兵來上黨無烟火中原有

劫灰馬隨秋草
人候將星催茶白
延殘命群
心不一回

又

力竭心逾壯
身催氣益雄
孤風千古在
一代幾
人同厲鬼
生前誓餘靈
歿後忠
睢城初破日
四海看平戎

又

四塞胡兵合風流
自晉陽二賢室
有宋諸虜已
無唐石刻
磨年號
爐薰蕪
蕪夜香
人心元不死
此廟未應荒

吊雙廟文有序

歸德舊為微子之都
唐為睢陽郡
郡中有張許祠
世稱為雙廟
自唐迄今
載在祀典
獎忠義勸人臣為世道計也
成化丁酉七月
中潞廣信鄭節以公事至其州
祇謁祠下
徘徊顧瞻
不忍舍去
仰惟二公堅守危城
奠安江淮
唐人賴之
克復舊物
功烈卓偉
夫何容議
當時首鼠之輩
不自愧死
尚敢雌黃其口
人心陷溺
是非不自李韓諸公
論定後
若劉夢得輩
雖亦嘗有稱述然但舉其戰苦陣雲深
諸句以為觀此足知公

之文辭若所謂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之句
則又畧而不舉夫忠信天德也有天德者可語
王道王者無敵孟子以來此義不明况夢得止
取文辭無怪其舉彼而畧此也近世有為詩吊
公者曰英魄若遲三日死芳名那得萬年留中
丞智謀百中出奇無窮其忠信又足以固結人
心若南若雷泊三十六將皆一時豪傑而為之
腹心干城赴湯蹈火之死不變脫其兵食充足
雖使安史輩環立如林亦將次第而草薶之美
况么麼如潮與琦者固不足算也推陷廓清之

後手挈九有付之嗣君偃武脩文挽唐之季世
而為三代之隆以中丞之學識才力若優為也
柰之何食盡力竭飢餓而踣城陷之日猶西向
拜曰臣死為厲地以報賊推此志也雖與雷霆
震撼於宇宙間以攝奸臣賊子之膽可也三日
之前援兵早至公若不死而不能為予前所云
云者吾不信也每念及此為之於邑於戲何以
言其遲死三日而不留名萬年乎幸其留名而
遂幸其速死是誠何心乎因為文以吊之其文
曰

緊昔之人死義為可愍是故恒善其善以播其
芬惟張丞與許守尤卓偉而出群慨天寶之末
路艱宴逸而厭勤豔婦殉其歌羯奴棄其膏洗
兒賜錢穢德彰聞養疽內潰而四支不舉致寇
內攻而外無援鄰封承披猖而腹突長蛇婪貪
而噬吞三精沮塞其光耀九縣頽洞其妖氛于
斯時也植一木而支巴顏之厦竝孤柱以遏潰
川之奔我儀圖之實惟斯人噫唏嗟哉當天步
艱難之際值人心危疑之辰乃率其衆而廟哭
又戮其叛將以殉用此邦為微子之故都而斯

氏實三代之遺民是宜其義氣懸合義士景從
譬之虎嘯而谷風自主龍興而川澤出雲由是
守城若山用兵若神屢出奇以殺賊益立謹以
怒其軍坐令東南天府不至為魚爛而絲焚西
北日變遂得以返旆而迴輪蓋嘗論公之殊勛
再造王室公之精誠昭格神明公之浩氣塞乎
穹壤之內公之粹學貫乎天道與人倫予每惜
公僅止乎此固完其節而得死所使公不死而
有所遇合尚能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此所以重
予之感嘆為之泣下而沾巾

刊忠臣錄成晉文
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四月辛巳朔越
二十日庚子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判
官徐維楚等謹以牲醴敬昭告于
唐封忠臣六公之神惟 神精忠大節
風化所關理宜恪錄垂法人間先之
以表以見諸公叙事之由次之以傳

以見古人行事之實又次之以鑑史
以見忠節之取信於人者如是又次
之以碑記以見祀典之廢興於世者
如是終之以詩賦以發其潛德之幽
光又所以感後世之為人臣而冀其
盡忠節也今其書成聿新綉梓俾六
君子之忠義播揚於天下惟爾有神
尚克相之

唐忠臣錄卷之三終

抑觀此錄初刊於正統己巳重刊於正德己巳人心
天理曠世而相感不期而合有如是者固亦有數
於真間也豈偶然哉

正德四年冬十二月重刊畢



美
新
187
註

